

五月榴花丛书

越洋见闻

方攷行 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五月榴花丛书

越洋见闻

——美日韩散记

方攸行 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洋见闻:美日韩散记/方孜行 著.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2.12

(五月榴花丛书)

ISBN 7—80163—448—9

I. 越… II. 方…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5694号

越洋见闻——美日韩散记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普惠南里14号(100036)

网 址 <http://www.cesp.com.cn>

电子信箱 cesp@95777.com

印 刷 泗水县泰山印务中心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3.75

字 数 79千字

丛书定价 120.00元

本册定价 12.00元

目 录

国会山辩论目击记	(1)
纽约 42 街一瞥	(4)
多亏加入了“3A”协会	(6)
美国的“价格俱乐部”	(9)
纽约蒙冤受罚记	(11)
啼笑皆非的旧金山之旅	(13)
联合国总部参观记	(16)
纽约世贸中心掠影	(20)
冬游尼亚加拉大瀑布	(23)
旧金山金门桥印象	(26)
费城“独立厅”内外	(29)
我所目睹的美国黑人现状	(32)
三个美国黑人	(36)
成田转机印象	(41)
天守阁沉思	(44)
日本国会议事堂外风波	(46)
感慨良多的桂离宫之游	(50)
真诚友好 渴望了解	(55)

目 录

千年古都 光彩照人	(58)
资源有限 创意无限	(61)
在韩国的“非洲之行”	(64)
精美绝伦新罗陶	(67)
从韩国企业的一个口号想到的	(70)
庆州行	(72)
韩国上下的国货意识	(75)
漫步南大门集贸市场	(78)
汉城的“白沟”	(80)
庆州三绝	(83)
“会见”猛兽 ——韩国动物园游记	(86)
看韩国独立纪念馆	(89)
韩国古都庆州的“古”	(92)
韩国“3·1 运动纪念馆”见闻	(94)
庆州石窟庵观光记	(96)
难忘的韩国浦项之行	(99)
韩国庆州二要员	(102)
正宗韩国烧烤品尝记	(105)
韩国三“特”	(107)
列车严重缺员	(107)
古墓上照结婚相	(108)
足球运动普及到了小学	(109)
异域释乡愁	(111)
后记	(114)

国会山辩论目击记



在美国国会山前

我们一行四人抵达华盛顿的当天下午，便不顾从东京到华盛顿飞行十余小时的旅途疲劳，怀着难以言表的心情，由我的部属——北京日报驻华盛顿记者站首席记者宁先绪驾车，决定去国会山一睹它的风采。

车行约十多分钟，小宁突然“哎哟”一声：“我忘了让你们带上护照了。这时候去很可能碰

上国会正在开会进行辩论,我可以凭记者证去旁听,你们要是带着护照也可以凭护照进去旁听。”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随身带着呢!”于是,小宁满心高兴地驾车直奔国会山。

到达目的地以后,见国会山这座世界闻名的庞大的建筑,果然有其雄浑、庄重的独特风格,不愧为华盛顿乃至美国的象征物。

我们乘电梯上了三楼,准备先去众议院开会的地方碰碰运气。经小宁询问,众议院果然正在开会。于是我们很快办完了手续,存下了相机、手提包,通过安检门,在一名年轻的国会山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坐进了众议院会议厅的旁听席上。旁听席尽管在最后面,但它也有特殊的优势——居高临下,一览无余。我们入坐的时候正逢一名议员正在发言,待我环顾会场后不禁愕然:在约为六七百个的会场席位上,出席会议的议员寥若晨星。我细细地数了一下,除了主席台上坐着的会议主持人、相关委员会的负责人、电脑打字员、书记员等十多人外,台下的议员也超不过二十人,这与众议院拥有的四百三十五名议员成何比例!更令我不可思议的是,一名议员在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又回答了别人的提问后可能感到无话可说了,也没有必要再听其他议员的发言了,便扬长而去,宣告退席!这也许就是美国式的自由的一种方式,抑或是议员所拥有更高层次上的“自由”,笔者不得而知。

我们在目击了三名议员的发言后,也便自由地离开了旁听席。据宁先绪介绍,刚才他们辩论的议题是关于一项犯罪法案,两派观点针锋相对,一派主张应当从严治罪,一派则坚持要给犯罪者更多改过自新的机会。当问到为什么就这几个议员出席会议时,小宁答到:“美国第一百零四届议会自今年1月产生以来,这段时期正是紧张辩论的开会期,只要有议题

需要辩论就开会。这样一来,议员的选择性就大了,他们认为不感兴趣的议题可以不来开会。同时,鉴于每次辩论都有两家电视台现场转播,有话要说的议员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以便下一届继续当选,就会来此一展风采。”

在参议院见到的情景大同小异,辩论的内容是审查克林顿总统提交的1996年度国家预算。一位议员主张在社会的治安方面应加大财政支出量。他还以阿拉巴马州因财力问题而在社会治安工作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为例,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的正确性。

这次旁听和目睹美国国会辩论,虽时间短暂,然而我们都深感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获益匪浅。

1995年2月13日深夜写于华盛顿
(原载1995年2月26日《北京日报》)

纽约 42 街一瞥

逗留纽约期间的第二天晚上，在富园中餐馆用罢晚饭回住所的途中，老天仍然下着霏霏小雨，车行不多会儿，驾车的小宁便对我们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纽约红灯区，即 42 街。”于是，他一边降低了车速，贴着便道前行，一边向我们介绍 42 街的概况。

42 街位于曼哈顿岛的中部偏南地带，北临著名的时代广场。曼哈顿岛上的道路名称既富特色，又很单纯，即它们都没有大号，只有“乳名”——按顺序编的号码：南北向的都较宽，称大道，如多少多少大道；东西向的则较窄，故叫街，42 街便是其中之一。在 42 街上开设的多数商店，表面上看也有各种商品出售，然它们主要靠经营色情行当赚大钱，且都是持有执照的合法经营者。

我环顾街的两侧，只见街宽不过 20 米左右，多数商店的橱窗和店堂里放着的是书刊和音像制品。也有少数商店里摆着运动鞋等物品。尽管店的门脸上和橱窗中霓虹灯五光十色，闪烁多变，然多数店堂中仍空空如也，无“客户”光顾，就连在此街的便道上行走的人也寥寥无几。汽车前行数秒钟后，只见在一家出售书刊、音像制品橱窗中的霓虹灯里有

“XXX”英文字样的商店中，一个中年男子选中几册书刊，正欲走出店门。另一家类似的商店前，一名黑人高个儿青年正站在橱窗外，凝视里边摆放着的出版物。我问小宁：“这三个‘XXX’是什么意思？”小宁回答：“三个X的本意是裸得最高级，也表明这家商店中出售三级录像片。另据他人说，凡有‘XXX’霓虹灯的商店中，肯定有表演脱衣舞的角落，甚至有妓女存在。”

汽车又前进了一段，忽见在一家同样有“XXX”字样霓虹灯的商店门口，一名年轻男子正冲着我们的车子高喊吆喝着，小宁听后果一踩油门提高车速，迅速离开了此地。途中，小宁对我们说：“刚才那家伙在喊‘快来看吧！快来看吧！’他所说的看就是让去看里边的脱衣舞表演，你们看见了吗！他手里还拿着一沓广告呢！那便是宣传脱衣舞的。”过了片刻，小宁若有所思地说：“据说42街红灯区已越来越不景气了，目前是它有史以来最衰败的时期。”听了他的话，我望了望纽约上空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的小雨，联想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现状，不禁产生了这样的感觉：笼罩在42街头顶上的阴霾恐怕不会轻易散去，42街还能再现它曾经拥有的那种耀人眼目的光晕吗！

（原载1995年3月1日《北京晚报》）

多亏加入了“3A”协会

从纽约起飞的航班尽管推迟了15分钟，然它还是正点抵达了巴尔的摩。由于宁先绪同志已在纽约给在华盛顿的事先约好要来巴市接我们的同志打过电话，向他告知了航班推迟起飞的最新情况，当我们来到约定接机地点时自然不可能见到接机的同志。大约等了二十分钟，到了20时10分，接机的同志驾车按时到达。彼此见了自然十分激动、亲切。

当我们一一坐进车内，关好车门，准备返回华盛顿时，不料车子竟打不着火了！驾车同志忙安慰我们说：“这车是借来的，刚才来的时候开始也发动不起来，试了几下后才打着。”于是，我们耐心地等着。一下，两下……又一连试了许多下，就是听不见引擎的声响。驾车的同志有点着急了。驾车技术被公认为是驻华盛顿的中国记者中的佼佼者、我们的宁先绪同志，忙过来替下那同志试着发动，鼓捣了几分钟，也无济于事。我们中的另一名善于驾车的同志也过去试了几下，同样以失败告终。这下大伙儿可真有点担心了。接机的同志更是自责似地说：“这回可真帮倒忙了！”机场门口负责推送行李的黑人中年男子，早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这时主动过来对我们中还在围着汽车的发动机团团转的几个人说，看看是不是蓄电池电瓶里没水了。这一提醒似乎重燃起大家的

希望之火。几个人赶忙打开电瓶储水箱检查,虽然里边黑洞洞的,看不清个究竟,然人们深信它是缺水了,只要一补充水,车子就马上能发动起来。于是,小宁和接机的同志先后从附近的垃圾桶里找来两只水杯,又从机场的公厕中灌来了水,将它倒进了电瓶储水箱里,再作发动试验,然而希望之星再次殒落,汽车还是没一丝儿声响。至此已经足足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了。正巧,机场的交通疏导人员过来了,我们又仿佛遇到了救星。小宁等向他讲明情况后他很同情,并很负责地用对讲机请求机场有关方面派车来给我们的车输电。可是,等了十几分钟,仍见不到有车开来。这时,有一青年男子驾车经过,见状便停车询问情况,并迅速热情为我们的车输电。但输了一阵以后,车子还是发动不起来!看来毛病不在于电瓶里需要充电,而在别的什么部件上。那青年只好无奈地驾车离去了。

这下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常驻华盛顿的几个同志这时都感到只有一条路可走了:给“3A”协会打电话。“3A”协会的全称是美国机动车协会,凡有机动车者都可申请加入,小车每年需交四十五美元会费。凡会员的车子如在外出途中出了故障,协会在接到电话求援后会及时派车将它载到你所需要去的地方,三英里以内免收费用,五英里以内收费十五美元,超过了五英里者每多一英里收费两美元,非会员车协会概不负责。来接我们的同志风风火火地去机场楼内找公用电话。待他找到电话拨通后,因他们没有加入“3A”协会,故被对方婉言谢绝了。他只好给车主打电话。询问对方是否加入了“3A”协会。对方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告诉了会员卡的号码和驾照的号码。他再次给“3A”协会打电话,述说了上述的一切,对方这才答应在一小时之内救援车将会赶到。

看看表,已经是午夜二十三时多了,小宁决定留下来看车,等候“3A”协会车子的到来,其余的先去吃点东西。

当我们在机场内惟一还在营业的一家快餐店中吃了热狗,返回机场门口时,只见一辆驾驶室顶上不停地闪着橘黄色信号灯的车子已经停在那里,不禁暗自欣喜。不料,“3A”协会的司机坚持要核对会员卡,否则不予载走,这简直是给我们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经过小宁等人耐心、诚恳地解释,对方才答应请示总部后再作回答。没过几分钟,“3A”协会总部的答复传过来了,可以将故障车载走。此刻,我们才觉“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3A”协会的救援车有着整套特殊装置,它先将载车平台升高,后移,再呈坡状,一头靠近故障车贴着地面。接着,司机将带钩的钢缆挂到故障车的前部横梁上,然后进驾驶室操作,故障车便被缓缓拖上了平台,平台很快恢复了正常状态,司机又将另一条带钩的钢缆挂在故障车的尾部,再去按动驾驶室里的一个按钮,故障车便被牢牢地固定在平台上。救援车便闪着橘黄色的信号灯开走了。

当我们又租了一辆车于次日零时30分到达华盛顿的住地时,大家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多亏故障车的主人加入了“3A”协会,否则,不仅我们几个人将要在巴尔的摩过夜,而且故障车还会被交通管理部门雇车拖走,直至被处以罚款,那样,所花费用的数目将会是十分惊人的!

1995年2月24日写于华盛顿
(原载1995年3月5日《北京日报》)

美国的“价格俱乐部”

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与弗吉尼亚州的交界处,有一个令中国人听来十分费解的场所——“价格俱乐部”。1995年2月24日上午,我们北京日报社常驻华盛顿的小宁同志,驾车载着我们一行四人光顾了这个“俱乐部”。

这是一座平房建筑,宽八十米左右,长达百余米,中等规模的停车场上汽车几乎已停得满满当当。“俱乐部”门口熙来攘往,有的人正从大门旁推起一辆购货车进入屋内,有的人则推着已装满商品的小车出大门。当我们也推上一辆小车,来到大门口时,小宁便掏出一张卡给把门的黑人女子看了看,并向她说了几句。那黑人女子看了看我们,友好地让我们跟着小宁进去了。小宁边走边向我们介绍“价格俱乐部”的性质和功能。

原来这是一个消费者自愿参加、自我保护的商业性机构,每人每年只需向“俱乐部”缴纳四十多美元,便可取得一张卡,成为它的会员,进入“俱乐部”时必须亮卡,无卡者不得入内。刚才小宁向把门者说明了我们是从中国来旅游的客人,才被“特许”进入“俱乐部”的,“俱乐部”不组织任何文娱和联谊活动,惟一常年不变的活动项目便是向自己的会员售货。

小宁还特别告诉我们：“在华盛顿市内没有这样的‘俱乐部’，这一处是距华盛顿市区最近的。”

“俱乐部”内纵向排列着五排货架，一眼望不到头。四条大通道分布在货架之间，每条的宽度足可供三人推着购物车并排行走。货架上商品品种繁多，琳琅满目，从服装鞋帽到家用电器，从烟酒糖茶到日用百货，从医疗器械到花卉盆景……凡衣食住行所需者，可谓应有尽有。我们问小宁：“这里的东​​西是比一般商店里的便宜吗？”小宁答道：“当然要便宜些。总的看售价要低百分之十左右，要不谁愿意每年花那四十多美元呢！”于是，同伴们开始挑选起商品来。有选中了十五点九九美元一条的著名品牌靳斯牌牛仔裤，有要了五点二九美元一盒的巧克力的，有买了六点九九美元一袋（三磅装）的开心果……尽管它们都要加上百分之四点五的消费税，但同国内同类产品的售价相比应该说还是不算贵的。

当离开“价格俱乐部”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停车场居然不收费，这在美国简直是个奇迹！还是小宁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这里规定凡停车在三个小时以内者免收费。这样的规定，既鼓励会员前来购物，又限制了那些并非来购物，而是企图把这里作为全日制免费停车场的人。”听了他的解释，我深感在美国，处处有关于经营之道的学问。

（原载 1995 年 3 月 25 日《中国消费者报》）

纽约蒙冤受罚记

2月16日下午，我们一行人决定去参观以永久性地停靠在纽约曼哈顿岛旁的一艘二战退役航空母舰为展馆的美国海军博物馆。汽车抵达目的地后，附近却找不到一个停车的空位。驾车的宁先绪同志让我们先下车，在原地等候他，他去找个地方停好车后再来同我们一起进馆。

约过了十分钟，小宁兴致冲冲地回来了。我们有说有笑地进了海军博物馆；在馆中，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一个半小时。然而，当离开博物馆，我们来到小宁停车的地方——曼哈顿岛11大道与47街的交会处时，小宁的脸色刷地沉了下来。他赶紧过去取下被塞在汽车车门缝隙间的一张纸条，自言自语地说：“坏了，吃罚单了！”他定睛一看，果然是张交警留下的罚单。他原以为是由于自己的车子停放得不够规范，或是出于其它的什么原因，当细看罚单以后，却发现警察竟在“不准停车”栏内打了勾，罚金为五十美元。这下，小宁纳闷了，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在向我们说明情况，“不对啊！我是仔细看过的，这里是可以停车的。我按规定向停车投币器里放了可供停放两个小时用的硬币呢？”于是，他又一次看了看立在便道上的标牌，边看边对我们说：“这儿写明在早7时至

晚8时可以停车啊!”

在我们车子前面,停放着一辆接一辆的车子,紧靠我们的那辆车里正好坐着个黑人男青年。小宁为进一步弄清这张罚单的究竟,便去请教他。那青年看了看罚单,斩钉截铁地说:“这里肯定是可以停车的,这几天我一直在这里停车。警察罚错了你,你应该上法庭去争个说法。”听了他的话,小宁在心理上自然得到了某种安慰,然而我们毕竟是从华盛顿来的,谁有这份工夫和精力为此去诉诸纽约的法庭呢!小宁又环顾了一下四周,想找那开罚单的警察说理,可连个警察的影儿也没有找着。

正当小宁尚在悻悻然不愿驾车离去的时候,我们车的后面又来了一辆车,等着使用我们所占的这个停车位置。小宁仿佛又遇上了个包青天似的,马上过去将罚单递给那驾车者看,请他评个理儿。这是个白人中年男子。他接过罚单看了看,又看了看我们车子的牌照,说:“这是不对的,可他已经开了罚单,这有什么办法,除非你去打官司。可你要明白,这里是纽约啊!”经他这一“点拨”,小宁彻底认了:在十五天内乖乖将罚金汇至罚单上所指定的纽约交通管理部门,这方是上策。

此次尽管小宁蒙冤受罚,倒是让我明白了一个理儿:欺生和乱罚款,绝不是某些国人的专利,纽约的一些交通警察便深谙此道,法律在他们那里不过是可以随意揉捏的橡皮泥!

(原载 1995 年 4 月 25 日《北京晚报》)